

认祖归宗

(小说)

□李新勇



绘图:瞿溢

村口有一棵硕大的青冈树，十多米高的树干之上，枝桠繁密，犹如伞盖。细密的枝柯在日渐暖和的风中，毗出繁星一般的嫩芽。老先生指着两米多高的主干上斜逸的一根大腿粗枝杈说，以前这棵树上是不是挂了一口大铜钟？

这根枝杈上，有一段树皮遗留着吊坠磨损的痕迹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是我小时候过年过节社员分肉的地方，两扇白生生的猪肉，就挂在那根枝杈上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村里的大铜钟挂在与此反方向的村口的另一棵大树上，社员上下工或者谁家发生火灾之类，钟声就会响起。我正打算纠正，老表用手肘悄悄碰了我一下对老先生说：“对对对，就是这里，村子里发生大小事情，都得敲钟。”老先生说：“这口钟主要用来防土匪，在我小时候，土匪多，白天夜里都有人在这棵树上放哨，一旦发现匪情，立即敲钟。”关于钟声防土匪，这话倒是不错的，在我小时候，我爷爷经常给我讲他们年轻时跟土匪干仗的故事，都是真刀真枪，你死我活的。我爷爷要是还活着，该有110岁了。看来土匪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，也是村子里迄今还会讲起的历史故事。他这话出来，我更相信他就出生在这里了。老表接过去说：“对对对，土匪早几十年就没有了，统一敲钟上下工种地的事情也没有了，钟也就不需要了，天长日久，钟就不在了。”老先生说：“我倒是有个建议：要是你们不嫌难看，迟早还是挂一口上去嘛。现在村子翻来覆去修，路也改了又改，铺上了水泥。清明或者七月半，老祖宗的魂儿回

来领受子孙的香火，都找不到路了。我们这些后世子孙，该给他们设个路标。比如这棵大树，千万别砍了，再挂口大钟，多迷糊的祖宗，都找得回来。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祭奠祖宗，缅怀先人，曾被视为迷信，如今越来越成为中华孝道的一部分，感念先祖的好，活着的人才会自觉不自觉地给后世子孙做好表率，以便将来，后世子孙有理由来缅怀。从这个角度考察，这话说得在情在理。别说远去的祖宗，连我们这些在外定居二十多年的人现在回到老家，也得靠这些标志性的大树或古钟。假如这些维系记忆的东西全都没有了，连我自己都怀疑自己的故乡是否真在这里。

大树底下，一马平川的田野上，洋葱长成一片深绿的大海，不时有一块两块油菜地穿插其中，油菜花已零星星星开了，黄花与绿叶交相辉映。远处村子被高大的常绿树簇拥，沟渠边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高树。老家与香格里拉处在同一纬度上，天空蔚蓝晴朗，几朵白云像崭新的羊皮筏子，游荡在天空中。再往远处看，天边黛色的远山之上，有一些暗色的云影，恍若心事，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聚散。大西南的冬天跟春天像一对孪生姊妹，找不出多大差别，晚上气温七八度，正午升到十七八度二十几度。因此春节还没有过，庄稼便已提前进入春天。眼前一派春意盎然，是别处一两个月之后才会出现的景象。

跟这些所谓的古迹比起来，老先生更喜欢这里的天空，以及这里带着鲜花和绿草清甜味道的空气。一路上他多次表示，要是早二十年回来，一定想办法在这里修上两间屋，养上一群土鸡，住下来养老。众人欢迎他回来，他说，我大半生

都生活在那边，在那边过习惯了，这里哪怕是自己的出生地，还是有诸多不习惯；回来看看是必须的，定居下来就不现实了。

之后又走去看了老石桥、古井、石碾坊、早年坍塌而今只剩遗迹的糟坊。我讲的故事在继续。我讲的故事，有的是村庄真实的历史，有的出自杜撰；有的编造于事前，有的属于临场发挥。我用小说作家的语言，复活了老先生在故乡的诸般行迹，使他像观看一部演绎自己童年往事电影，看到昔日的影子和足迹。还使他感受到，他回到这里，就算找到了乡愁。我也算在外漂泊几十年的人，我充分理解他，这个老年纪的人，回来一次不容易，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，还能不能回来，都是未知数。这份乡愁，他既可带走，也可留下。

老先生在我讲述的故事中，从老石桥上跳到水里游泳摸鱼，每天天不亮就跟着爹到古井边担水，到石碾坊磨面，到糟坊打酒……到后来，我跟他之间，一个像举证的，另一个像事主，我用小说思维虚构的一个个故事，都被老先生讲述的细节补充完整。要是写到书上，谁还会怀疑老先生的本村人身份呢？

老先生很满意，老表很满意。同行的人更满意，今天的事情，多半会成为他们部门年终总结的一大亮点。

眼看快到中午，村民陆续散去，回家吃中午饭去了，自发同行的人不多。老头突然说，他想去看看熊家的祖坟。

这是事先没有考虑在内的参观点，我事先没有准备相应的故事。我感到有些尴尬，我姓李，他们姓熊，他们熊家的祖坟我不知道在哪片山坡上。故事还是应该有的，只

是不敢乱讲，万一露馅儿，前功尽弃不说，还可能成为轰动国际国内的故事。好在老表姓熊，他接过话说这个也好办。说罢央人准备一些香蜡纸钱。老先生要付钱，人家不收，他倔强要付。他说只有付过钱，才算他给老祖宗准备的。大家提议吃过午饭再去。老先生坚持说，千百年传下来的规矩，祭扫祖先必须在午饭之前，不能违例。这倒真是我们这一带祭祖的规矩。熊家的祖坟有好几百家，一一祭扫过去不现实，再说老先生属于哪一房哪一支，无法确定。老表对老先生说，只要给“湖广填四川”到此来的第一代始祖祭拜了，就算认祖归宗了。老先生表示同意。

路上，关于熊家祖坟的故事我没法讲，因为之前没听说过，临时杜撰又怕露馅儿，冷场还不好，只能讲点书上读到的。我讲熊氏的起源。我说熊氏算得上国姓。众人问此话怎讲。我说，西周时候，周王封熊绎到荆楚建立楚国，就在今天的湖北、湖南一带。我们这里的人都是“湖广填四川”时湖广人的后裔。你们熊家跟我们李家都从湖北麻城迁来，你们熊家都是楚王的后人，所以你们这个熊姓，是相隔两千多年的诸侯国的国姓。

我估计他们熊氏一干人对自己的姓氏来源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也没琢磨过。这话让他们既惊讶，又高兴，连肚子饿都忘在九霄云外。时已正午，温暖的阳光从碧蓝的天空中无声无息地泼洒下来，在每一个人身上镀上一层微醺的暖意。随行的人有好几个忍不住宽衣解扣，敞开前襟，把毛衣脱下来搭在手腕上，几个着西装领带的城里人，宽解不便，额头上已是细细密密一层热汗。(三)

庭院深深深几许

(报告文学)

□陆汉洲

也许，有朋自远方来，光顾自己精心打造与呵护的家庭庭院，是施方新最开心的事儿。2020年9月25日这一天，施方新尤其开心，他与上海曹老板的那笔苗木生意正式成交。尽管这笔交易不足10万元，却也足抵债项来第一单。且涉及黄杨、石榴、观音竹、天竹、丹桂、腊梅、紫罗兰、红叶美人蕉、麦冬等十六七个品种，装了满满一大卡车。如此买家过去少见。

启东市王鲍镇建群村近年先后获评“江苏最美乡村”“全国最美乡村”“全国文明村”，无疑有村民们无数个“美”的叠加所作出的贡献。施方新的农家庭院极具特色，富有文化情调。

1953年出生的施方新，初中毕业后就扛起锄头当起了农民。喜欢花木或是农家本色，他先辈就是如此。施方新曾在乡工办招待所当过多年厨师，每日早出晚归，也始终不忘侍弄宅前屋后的花草草。

俗话说“四十不惑”。施方新真正潜心于庭院花木，正值40岁。乡工办招待所撤了，厨师不做了，闲工夫多了。那天，当他走进建群村园艺场，不经意捅开了他梦想中的一扇“天窗”——依托自家庭院，踏踏实实做个“苗木经纪人”。

这一刻，施方新内心深处仿佛忽被一件宝物撞击了一下，突然兴奋起来——自家宅前那棵当

年祖父栽种的黄杨树，已近百年树龄。村里园艺场也没有这样一棵可以支撑门面的百年古树啊！

这棵高大挺拔的百年古黄杨，顷刻成了施方新培育特色庭院经济的信心所在。

那个年代，施方新除了自己种些桂花、香樟、广玉兰等苗木，更多的是走乡串村，上农户宅头收购一些树龄长、树形好的花木，然后销往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南通等地。他的小日子便一天过得滋润起来。接着，他尝试走“高端、精品”的庭院绿化之路。他将目光逐渐转向购买培育羽毛枫、鸡爪槭等高附加值苗木，发展精品景观树。加上租用农田，他的苗木很快发展到了10多亩。他把这些苗木当作自己孩子一样精心侍奉，修剪枝条，凹凸造型。于是，他的成型“孩子”越来越多，他的农家庭院越来越美；有造型别致的瓜子黄杨、层层叠叠的罗汉松、高挑挺拔的雪松，还有形态各异的紫薇、海棠、鸡爪槭。置身其间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施方新一时成了远近闻名的“苗木大王”。一棵30多年树龄的瓜子黄杨，就值20多万元呢。

施方新宅院东墙上，设有一块“厚德堂”牌匾。“厚德”，或许就是施方新培育庭院经济的初衷。他致富不忘乡亲。在他的影响、带动和帮助下，周围30多个农户发展庭院经济，规模达上百亩。村民们向他要个新品小树苗、小花卉，他慷慨相送。他经常出邀请专业人士对大

家进行花木种植、培育、营销、养护等方面的专业培训。由他组织的一支苗木作业劳务队也应运而生，从而逐渐形成了一条集种植、培育、销售、养护(售后服务)为一体的特色庭院经济产业链。既拓宽了乡亲们的致富门路，又为庭院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。

庭院深深深几许？走进施方新的农家庭院，你会发现，这里既有清明亮丽的绿色分享，更有底蕴厚重的文化传承。

除了培育经营花木，施方新还喜欢从民间收购并收藏一些有价值的文物。在他家里，一把百年大红酸枝木雕花扇，曾在上海文物商店露过面，今被施方新收藏。曾于50多年前出自启东红木匠人孙启昌之手的一张大红酸枝木雕花碗橱，施方新于20多年前以两万元购入，如今有人开价七万元，他说：“你出十万元我也不卖。”三块总重400公斤的大红酸枝木，其中两块长3.6米、宽40厘米、厚8厘米，施方新于18年前从海门包场一位八旬老人家中以两万元购得。三年前，一红木家具厂厂长以40万元购买。施方新深知，一旦它被割破做成家具，或许许可增值至百万数百万，但如此稀缺的大红酸枝木标本却不复存在。他委婉地对该厂长说：“别生我的气。放在我这里，可供更多的人欣赏，也会给后人留一点回味。”

庭院深处，有时也有常人难以察觉的高山流水，云卷云舒。有道

是“同行必妒”。搞庭院经济的同行多了，就有竞争。然而，施方新经营花卉苗木，守信义，讲道德。他的客户、朋友便多。

本文开头提到的上海老板曹炳涛本是启东人，与施方新原来就熟。一周前，曹老板打电话给施方新，说他在闵行买了套别墅，近日要来启东采购庭院花木。他说：“施老您是行家，届时帮我看看。”第二天，曹老板将施方新接到启东二灶镇，他便知这儿的花木主人曹建忠，是曹老板拜把兄弟，也是他施方新的朋友。然而，兄弟归兄弟，曹老板就是没看上兄弟的苗木。一套数千万的高档别墅，配套的花木主人不滿意怎么办？曹建忠对此深表理解，他便建议：“要不您到方新大哥那里看看，他那里可供你选择的品种更多些。”有了曹建忠这句话，刚才不便说啥的施方新这才表态：“同行绝不能相互拆台。既然建忠态度明朗，那就请曹总到我那儿看看，如果不中意可以再过来。”于是，便有了本文开头这一幕。

这些年，令施方新高兴的事儿一个接一个。建群村先后获评“全国最美乡村”“全国文明村”，他也光荣当选南通市劳动模范。年轻人运用“互联网+”，参与庭院建设，开发“绿色银行”，喜讯频传。

年近古稀的施方新不会玩微信，有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。他便寄希望于年轻一代。他也因此常常为年轻人的成功而高兴、激动。



民间写真

养鱼记

□程然

歌中云“鱼儿离不开水，瓜儿离不开秧”，有河才有水，有水才有鱼，水多鱼才多。我就生活在一个河多、水多、鱼多的地方。不说乡村，单说县城就有两条河，一是内城河，一是外城河，外圆而内方，形似铜钱。住在铜钱里的人不一定有钱，但因为水而得大便利，烧茶煮饭，淘米洗衣，游泳戏水，都赖河水恩赐。当然还有取鱼，穿一只苍蝇，一会儿就钓不少当地人叫做“餐鱼”，细而长，用面拖了炸，极香。捞鱼用撒网，将两根弯而长的竹竿做“X”形交叉，系住网的四角，放入河中，不时起网，就有鱼在中间跳跃，多少不等，全凭运气，是谓“守网待鱼”。最让人叫绝的是摸鱼，我在师范小学门外的泮池看到过一个高人，个矮而黑，常在大雨之后，带一澡盆，浮于河面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半晌不见人，突然水面刺破，一条鱼高举手中，围观的人都惊讶得大张嘴，然后是一片喝彩。无论是钓鱼、捞鱼，还是摸鱼，当天取当天吃，多了送人，都不养，说养了会瘦。而养鱼，养的是金鱼。

记不得什么时间，只记得在人家庭院的水池里第一次看到金鱼。池隔开，一大一小，大的养大金鱼，小的养小金鱼。见过鲫鱼、鲢鱼、黑鱼的我，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色彩斑斓、姿态优雅鱼类，尾巴展开像折扇的叫蝶尾，游起来一摇一摆的，让人想起扭扭捏捏的女人；头上长着肉团的叫红帽，全身银白，只有头顶一团红色，有如丹顶鹤；眼睛鼓出大泡的叫水泡，游动时直晃荡，真担心它与对面的鱼撞个满怀。于是感叹造化之手真神奇，鹤就是让人吃的，鹤吃了也不可惜，金鱼谁舍得吃呢？池子里是刚孵出不久的鱼，一厘米左右，全是黑的，主人说，长大以后才变颜色，又说，才开始养，买小的吧。

先是养在一个玻璃瓶里，后来移入一个水缸。每一放学就趴在鱼缸边看鱼。缸深，看着金鱼慢慢地从水底游到水面，又悠悠地从水面游向水底。看着金鱼渐渐从黑色变成金色的、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杂色的，有的肚子鼓起来了，上而长满“米粒”，是珍珠；有的眼睛凸出来，是龙睛；有的头上开了两朵小花，是凤球。大人有时也围过来看，常常忘了催我们做作业。那时候，养猫、养狗是不允许的，因为人的口粮都紧张，而金鱼不与人争食，它们喝水，顶多再吃些蚊子。蚊子是生活在鱼里的细小的浮游动物，每到夏天就聚集在河边，一簇簇，红红的，我们用纱布做成网袋去捞，一会儿就满满一袋。回来，挑一块投进鱼缸，鱼像听到号令，马上从水下游上来，拼命地喂蚊子，一片喋喋之声。

金鱼好看，但不容易养，死鱼是经常的事。先是游不动了，尾巴摆得有气无力，无奈地看着其他鱼游来游去，然后浮在水面，侧着身子，露出一半肚皮，偶尔使劲摆动尾巴，挣扎两下，最后，肚皮朝天，嗚呼哀哉。所有的鱼可能对水面有一种恐惧感，只有在闷热的天气，水中缺氧的时候，鱼才会浮头，一有动静，马上沉入水中，当它不可抗拒地浮到水面时，一定知道自己死期到了。卖鱼的人说，要在鱼缸里加些水草，每天要清除鱼的粪便，定时还要换水。水草河里有，换水也容易，难的是清理粪便。用手下去捞，会污染了水，再说鱼粪也捏不起来，大人出了个主意，用管子吸。找一根细长的塑料管，一头伸入缸底，一头含在嘴里，猛吸一口，水只要过了缸沿那一段，就会源源不断流出，移动缸底那一头，黑色的鱼粪就排出缸外。但有时用力过猛，一口吸进带着鱼粪的水，“吓吓吓”连连吐。

养了很多年金鱼，都靠那两条河，水草多，水质好，还有蚊子。现在，养观赏鱼的更多了，不仅有金鱼，还有锦鲤、热带鱼等等，用的自来水，放的假水草，喂些买的鱼食，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当年养鱼的乐趣。

江海新韵

淌过林间的梦想溪流

□孙剑

小木屋躲在林子里
秋天的虫鸣落下翠微
天空寂静又明亮
向外的大路
像梦想的溪流
随婆挈秋风
落下掌纹、年轮

那些林子
渐渐高过植树的男人

淡绿、浅灰、深紫……
劳作或歌唱，
深藏他的韧性

他喜欢
坐木屋的台阶上
坐会儿，嗅一下凉风
和灵性的树木无声交流
然后站起来，拍拍手
从容而走

中秋

□葛娟

月亮
从一个意象
到另一个意象
光影里流动的
海水里升起的是
空阔 清寂

今夜
月光澄澈
阐释那古老的神示
爱的团聚

在飘升中
缓缓定格

如此时光
有些刻骨铭心的安宁
覆盖着整个大地
月光无限地铺展
让美好永存
今夜的月亮
属于你我
千里共婵娟